



一下子太多的现实

疯狂是过度，疯狂是远见

他们说疯了。

不止一次。

有时因为我想得太多。

有时因为我感受得太多。

有时仅仅因为我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随着时间推移，我明白了，疯狂往往是我们给无法归类之物贴上的标签。

这和圣殿用过的工具是同一件。

给他分一个类别。

给他找一个标签。

把一个人变成你早已熟知之物的一个次等版本。

这个词随世纪而变。

功能不变。

然而，有一种疯狂生于过度的敏感。生于过度的追问。

生于无法接受没有深度的表面。

疯狂是一个房间，在那里，思想跑得比语言快。在那里，情绪同时涌来。

在那里，心无法关上它的门。

走过那里的人，出来时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因为他们看见了什么。

而看见过的东西，无法当作没看见。

许多人相信疯狂是智慧的反面。

我不这么确定。

有时它们是近亲。

有时，疯狂是智慧抵达了它最后的极限。

到了再也无法被容纳的那一点。

在那里，它看见太多的关联。

太多的意义。

同一时间太多的现实。

当这一切发生时，语言就不够用了。

只剩下手势——或沉默——作为不完美的译者。

这是房间的一半。

从外面看，它是过度。

从里面看，它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一片很少有人认得的领地。

它位于混乱与清晰之间。

在伤口与理解之间。

在崩塌与重生之间。

我称之为清醒的疯狂。

在那里，关联变得可见。

面具落下。

细节开始说话。

这很难解释。

从未经历过的人把它误认为混乱。

事实上，恰恰相反。

它是过剩的清晰。

同时观察到的太多现实。

活在清醒的疯狂中的人并没有迷失。

他们只是在穿行于别人尚未抵达的地方。

有一次，我们去拜访一位从不按时付款的客户。

他的拖延总是让他重新回到逾期账户名单上。连信贷经理都介入了。

他来自米兰。

更善于分析。

更理性。

不那么感情用事。

可那位客户就是不听。

时间过去了。

有一天，我又遇见了他。

我说：

“恭喜。您的名字已经不在逾期名单上了。您终于和其他人一样了。”

他看着我。

笑了笑。

然后回答：

“我亲爱的朋友，再看一遍。你没看见我，不代表我不在那里。”

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

清醒的疯狂不是看见不存在的东西。

而是在所有人都看向别处时，看见确实存在的东西。

过度与远见不是两个房间。

它们是同一个房间，你走哪扇门，决定了你给它起什么名字。称之为疯狂的人，站在门外。

他们描述的不是房间。

他们是在捍卫模式。

而模式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生活在它之外的人。

Ferdinando